

三教統宗



第一元命化

混沌初分濁與清東西分野景鮮明中含太乙氤氲氣吾
已潛符造化情獨占宮辰雙女上專司火德五行精率然自
厭居荒落脫蛻終期道果成

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迄今七十三化前降內傳化字世人
誤傳作代字今正之

按大洞經序

帝君於周武王乙巳歲生於吳會即今平江是也

第二流形化

遁跡靈巖不記秋目光開閉自剛柔吞霞滿腹無饑渴養息
潛真任去留數足轉形歸孕乳時來隨分事王侯會稽勝地堪
揚化張氏生身世屬周

予方遊人間忽至會稽山陰見一隱者年五十許具香燈仰天而
祈時仲春丙夜天文煥爛張翼二宿昭然在上俯而聽之隱者姓
張適符列宿予於是生焉

第三生民化

北堂一夕夢吞珠隱隱襟懷震夙初厥月誕彌廷敷日靈光充
滿耀籙廬儼思不與羣兒戲嗜學仍於百慮疎耆舊相逢每
相語謂吾它日是洪儒

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矢張羅網世掌其職子孫因
以張為姓顯於吳

第四易俗化

吳因泰伯遺風後一變民情似島夷剪髮務從安澤國
文身將以禦蛟螭性情不願隨時俗冠履惟思習禮儀
始也親朋嫌矯飾終焉鄉里翕從之

余之鄉剪髮而文身蓋便於入水而習成夷俗也余
既成童矣心所不樂乃尋冠履自習禮文內外莫
不以余為異及其久也從余化者十有七八焉

第五稽古化

三吳僻處在天涯文物無稱少麗華帝典未嘗傳遠
裔皇墳那得布農家幸因膚使傳縑素頓令卑情
識制麻從此一方絃誦美區區風教已堪誇

予鄉距京周甚遠文物無稱焉一日有耆舊謁吾父者口
誦唐虞大訓數篇曰有中國使人傳此予好之就彼習
焉隨口記授無遺於是邑人願學者從予習之皆以
予為師

第六奉真化

寂寂茅茨晝掩門行人稀到水邊村
深畊偶得黃金像
久瘞猶纏紫葛根不忍鉅鎔虧體質
聊將焚獻度朝
昏送歸海嶠襍災沴一境生靈賴此恩

予之居事畝澮忽於鉏下得一金像
頂冠如崇山疊翠被
服如霞綺舒麗紺眉月面儼然慈祥
憑几巍坐荷花為
臺高尺許重鈞餘初未知為何神詢之
故老或曰元始天尊像也
昔夏禹理水冶金以為神物用鎮方嶽
豈此像之

類乎吾家素貧雖迫於衣食不敢起鉅鎔之心一日海風
翻浪遠至奔駭非人力可支予謂衆曰家有金像得之倘
來今為衆捨之以祈海若冀其安息乃率衆乘高以像投
狂瀾中俄而風止潮回一境獲免邑人以是為德也皆以糗糧
布帛見謝拒之不能自是溫溫然家道苟合矣異時記憶
投像之所蹤跡之砂磧有光掘之舊像仍在歸築宮室以
安奉邦人敬事之

第七寧親化

母氏劬勞歲月深風寒暑濕久相侵醫巫胗脉皆無效鍼灸頻仍殆
不任剔骨和羹償宿願吮疽出血本誠心分明夜聽神仙語二紀
延年表至忱

予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繅紵飲食失時常致疾疹逮至哀
暮重之以六氣所媿遂成疽瘡舉發於背始以巫覡祈禱中更醫工
砭劑月餘皆不效予不離卧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
乃為吮疽出大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

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繭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
而以病久食少復成羸瘵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
復予因夜中自剔股肉烹而供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
爾母二紀之壽翌日勿藥果符神告

第八幽婚化

婚對由來不等閑此生奇遇是前緣靈骸不朽如相待清夢重遊
豈偶然嗣子已堪傳後業芳魂俄復掩重泉壯年頓絕陰陽事
衆議稱予骨是仙

吾少也賤性靜而寡合年逾冠矣未有室家非特良媒之不至抑
亦予無好逑之心也向因母氏嬰疾以未見孫息為恨予亦有不孝之
憂一夕夢至一林麓孤塚巍然傍有一門一女子靛妝坐其中顧予而
語曰君非張善勳乎予訝其以名見斥也請問其由女曰妾與君居鷄

犬相聞乃仲氏也曩者妾之叔父與君會談君之美以為好學尚禮古君子也議以妾歸於君吾父以君貌異寢而難之然妾之慕君心已一三年矣妾之來此以君之故君曷為我圖之予悸而寤月餘再夢如初暇日因與友人儀堅成蹤步尋幽忽至一所宛然夢中境也方告吾友共訝之塚中人出呼予為郎蓋夢中所見者也儀實仲之舅家因走告仲之父母迎女以歸卒為婚姻云

第九淵石化

春光淡淡景遲遲春水溶溶清且漪羅綺岸邊搖倒影神仙種裏悟前知白紋細篆成淵字青石圖形似小龜生子立名符感兆貴知天與自無私

仲氏婚三月鄉人士女已嫁而未孕者相與臨神潭摸石得石者宜男得瓦者宜女蓋舊俗也仲與遊人中吾母謂仲曰潭水靜深黝然莫測宜從上流淺處求之仲方徘徊潭中忽起花沫如吹仲以手捫之得一石大如鷄卵六出如龜狀青而白

紋隱隱如淵字意因而有孕既生名之曰淵石方齧齕仲忽告予曰吾兒真似君者宜善視之妾與君世緣盡矣語畢而逝予乃不復再醮

第十馴雉化

天摧地裂情堪擬荼毒無門救二親負土培墳酬怙恃寢苫枕塊益悲辛黃泉路隔嗟何及白雉情傷亦自馴禮制三年心罔極節哀於以率中人

予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予父八十有五母七十有三盛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自持畚鍤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蘆枕塊以終三年常有白雉一隻棲於林上每遇祭奠飛鳴而下俯仰呶啞如欲言者及終制而去

第十一回流化

壘築墳岡不憚勞何期平地發波濤松楸欲變無何有棺
槨猶憂不可逃大洞仙經除厄難真金聖像鎮鯨鰲秋霖
已霽湍流息喜見平田廣且高

予考妣墳岡去居之南纔百餘步蓋一時匆遽卜之云吉自以為
便於省視初不遑他恤也塋之三年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溪
以墳為岼水湏不竭勢頗浚急吾心懼焉欲改卜之無及矣乃齋戒
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並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

年秋雨霖霪傍溪湧漲數流為一吾益恐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壠廣一里餘自是松楸無害矣

大洞經序云

三真人受文昌大洞經

金像受法錄行持屢獲感應

第十二降瘟化

雙親之死為瘟災切骨啣冤痛且哀生育恩隆情不匱幽冥路隔憤難開神兵執崇明中現法錄傳真夢裏來落筆神符救民瘼豈容五鬼暫徘徊

予之二老皆死於瘟時盛暑嬰毒荼苦滋甚每念瘟疫之酷恨之切骨而幽冥路殊力不能報心常怏怏比因墳岬回流寔自大洞真經金像之力於是益勤持誦而敬事之冀獲陰祐以治瘟鬼又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予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

大洞法錄爾未見也今當授汝以治邪魔非惟可以契汝初心亦可佐天行化助國救民也袖中出書示予拜而授之既覺書在枕前其曰大洞錄又一曰大洞法因開錄讀之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綬者無數列於予前俯而聽命一人持紅旂立於衆先白予曰願聽使令予方恍忽不覺厲聲謂之曰吾要爾等治瘟鬼此鄉張屯使閤門病瘟為吾驅來語畢一持旂者領百餘人入其家俄頃執鬼五人出有蒙虎皮者冠雄雞者貌若犬者若鳥頭者若驢頭者所執有水火羽翼斧鑿之具予怒而叱之將滅其形彼乃有詞

曰弟子元伯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遊有方所病有人陰譴重者受其災天命絕者至於死亦非弟子等敢私若蒙真官賜以寬貸此後願聽約束遇行瘟見真官符錄所在即不敢至矣予因依法授以教勅而去閤里有疾瘟者與之符法皆得全活

第十三好生化

風寒暑濕因天變飲食興居病在人黃帝脉經詳子母神農
藥性辨君臣按摩鍼灸隨輕重補瀉推移審故新但得天民
無橫夭勤勞不惜此心真

予以法錄救人疾疢衆矣遠近之人踵門求治者不可數計其有染瘟病者着邪
祟者受虐厲者逆殃魂者遭鬼擊者犯兇神者遇惡氣者一全活然有
臟腑寒熱虛實之不齊飲食起居勞佚之各異或因喜怒哀樂而感於
內或因風寒暑濕而受於外此皆岐伯神農氏之學非道家法錄之事也

人有懇於予而不能全其生者予實赧然不足於是講究脉理翫味藥性討論五行之勝復習熟五鍼之迎隨勤苦六年始造其妙自是天命未盡者無橫夭矣

第十四天官化

作善家庭祇自憐不期聲譽乃喧傳名聞王國心無愧位列天官事有緣六氣和平方晏樂萬民疾苦易安痊當年稱職吾何力君相明良化使然

予活人衆矣或聞於君上方以砭劑為事而又為京周所知驛召至都既以國君所荐又歷其年以予為醫師掌萬民之疾苦隸於天官予甘心焉於是教戒徒屬使勤其業益成王之世也時王畿畝豐稔六氣和平民少札瘥之疾良由上德之所至予得以稱職焉

第十五薦賢化

人之有善如吾有己達仍思未達人大智潛心能創物仙方治疾可通神推賢汲汲誠無隱自代區區意本真奏徹宸聰蒙異賞驟陞諫列作臣鄰

予之屬有瘍醫公孫智叔者賦性慈慧而記問詳博深明百藥之性味創造丹砂雄黃礬石磁石石胆為五毒之劑其說蓋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胆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礬

熟之候藥成傳瘍無不神效乃以其法著於典則予自以為不如
彼而位居予下因舉智叔自代以兼予職未幾上躬不豫鬚有疽
生一夕決潰厥勢危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瘥於是智叔始有醫
師之命王以為直情無隱所薦得人宜膺上賞遷為司諫

第十六格非化

太醫活國理非輕瞑眩輸忠政乃成形迹相忘疑自釋樞機不密
禍由生微言忍使彰君惡削崇何妨隱直名但得聖朝無過舉
不辜榮祿是真情

王若曰咨爾善勲直情無隱朕念良醫活人太醫活國今置爾言路以旌
汝賢汝其以救疾之心救正吾失嗚呼惟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
行汝往欽哉毋易所守予三辭而後受之既與以十之列日近清光雖君相聖
明無大過失而予憂君憂國之心一步趨一食息未嘗少懈也成王幼冲

之時聽政於周公及親政事久矣嘗有不平之語予恐左右得以乘間也每以君臣始終禍福幾微為戒而諫章屢焚人無見者故公之東征雖有四國流言召公不悅之隙而終能保全者予亦少有力焉

第十七榮歸化

十年撫仕拋桑梓一旦榮歸復里閭嗣子草童驚弁服田園蹊徑訝邱墟遊仙夢覺空勞擾涉世情疎自卷舒再識北窓春睡美任從鷄喚五更初

予在京周十年久違桑梓倦翼思還每念怙恃無恙時身在草莽及怙恃既失乃受榮祿雖食稻衣錦何樂之有一日見周公鵲鴉之什惻然有感於是起歸與之嘆告老乞骸之請數上始從其欲公卿大夫設席東門之外既歸里人迎候予乃自近郊舍車而徒鄉曲以予為榮

第十八敦宗化

宗人本是一根生貧富誠難較重輕祿廩儻來何足吝親朋至此若為情死生并與周婚葬俊秀仍湏為作成他族聞風喜相倣三吳漸有義莊名

張有數族居多貧窶予歸之後徧求訪之幼者已壯壯者已老死生榮悴惻然可驚其貧不能自振者猶故也於是興起義莊以淵石主之貧困者周給之疾病者醫藥之男女長成者婚嫁之子弟俊秀者教養之他族聞風翕然相倣義莊滋廣習俗漸美矣

第十九歸寂化

聞說西天大聖人苦空寂滅以為真行歌自信浮雲喻坐想
徒勞夢幻身得訣坦然超彼岸忘言聊以穀吾神從茲始
悟歸根理南北東西任屈伸

予之在朝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聖人古皇先生者不言而自
化無為而自理以慈悲為主以方便為門以齋戒為常以寂滅為樂視死
生如朝暮等恩讐如夢覺無憂喜悲憤之情蓋知浮生不久求於無
生者也予嘗慕之及辭榮而歸道逢隱者行且歌曰朝陽之暎觸石生

雲初馬髣髴已而繽紛隨風而出蕩漾無垠俄變化以歸盡杳不知其所存伊仕者之利祿忘其勞而駿奔忽暮景之見迫向大限兮逡巡將投足於幽趨為異類兮芸芸予聞之始也駐車而留聽少焉蹕而敬禮終乃下車而泣謝謂之曰適聆妙理深契愚衷願惠格言以度殘喘於通衢百拜而力懇之行歌乎仰天而嘆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聖人古皇先生歸寂法也予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死而不亡證無量壽若果終於彼岍則可成正覺如止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可為神仙予受教焉於此塵緣既畢百慮頓灰時子灝秋會集親友留頌而逝頌曰秋風瑟瑟秋月白知身是客

第二十君山化

君山一境最清幽鶴馭徊翔為少留湖景昏明從晝夜林光疎密任春秋無身不顧千年樂有道誰貪百里侯極日烟波供受用飽聽款乃看夷猶

予既遷化將往西方適至洞庭君山之上愛其勝境因少留焉予時上無君相臨制之威下無血屬繫累之念超然物外獨往獨來水光山色四時可愛吟風弄月此樂何窮追思前事殆一夢耳方且仙遊勝侶朝夕往還不聞塵境之勞生

但見洞庭之真逸久之有二青童自天而下敬宣帝肯以
予為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

第二十一感生化

神職君山歲月遙洞庭深邃絕塵囂偶嗟泣涕無從出已學悲
魂不可招換舍投胎緣未足拖泥帶水恨難消玉壺不肯藏
春住漏泄陽和見柳條

予在君山久矣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蟻岸刳羊醺酒呼號而
祭者其聲哀婉清切予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人年三十餘
體有塗光三酹而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竄南荒死於瘴癘
家鄉萬里旅櫬言歸日月不居行將卒哭重念家無兼侍堂有

二親有子在腹未形兆朕山川神靈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嫜
暮景無依今臨筭有期為垂陰祐使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
性命雖不保猶無憾焉予在雲路中不勝其悲涕泗從出忽身墮
婦懷惓然無覺久之聞人語曰是男是男予開目視之身在盆浴中
蓋已生矣

第二十二奉先化

厲王監謗象心離先子忠言履禍機流竄早知將易位逆鱗悔
不聽防微錄孤聖澤曾無間美謚英魂更有輝徑陟諫垣承
世職人言有子可傳衣

皇考諱無忌歸葬河朔母黃氏慈祥明辨篤於教訓凡乳哺偃息
寤歌之次必以詩書語言誘習隣兒與予嬉戲則以泥土繒帛結束設
像以為古人稱揚故事或為君臣朝會或為父子告戒或為師徒訓勵或
為朋友接陪每事指陳俾予曉習世故十歲始就外學名予曰忠嗣追

先志也既長而冠王父平子字予曰仲母氏嚴三加之禮西序答拜因泣謂予曰爾父曩事厲王為保氏常諫王惡而王性多忌恥聞其過諫者必誅久之至於諫謗罪死者衆道路相語以目人不堪命百姓離怨乃以疏告王願王改行除誹謗之令以通下情王不聽於是流於番禺既而不祿天下寬之今王行仁政昭先朝臣子死以非辜者咸錄其後汝其往哉予乃詣京師登以自明有詔追復皇考官謚之曰獻法曰忠必告上曰獻仍以予為保氏奉先臣之職宣王之時也

第二十三孝友化

長兄不幸身無後同氣由來本一支母氏悲傷情有感楸陽立繼理為宜北堂既慰慈親念幽壤終為死者知喪禮盡於王父母揚名孝友顯當時

予兄允思不幸早世弗及見之予年既壯有二子長曰然明次曰楸陽早慧見憐於曾大父長至之前夕家廟祭奠予母哭之哀因言亡兄絕世予請以楸陽繼之俾承其後以慰母心王母趙氏八十而終王父以哀廢食尋亦不起予以孫承子服斬衰三年哀

毀盡禮聞於中外時以孝友稱予字而不名

第二十四汚水化

猗歟吉甫氣飄飄勲望才猷冠聖朝武緯文經心固美征
西伐地方遙北鎬京飛語興讒謗汚水聲詩託諷謠君宰相歡
功烈盛賴予忠諫息言妖

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縉紳所慕國家中更板蕩四
夷交侵及王即位北伐西征以復文武之境吉甫嘗任專鉞之
命惟予與王居吉甫居多略而忽細故王之左右多不悅者
於是讒譖迭迭興王亦未免於疑方其在鎬有飛語聞於王

予為多方解釋意猶未明予為沔水之什王聽之洎言
歸功烈既成君臣膠固中興之績視少康高宗^為優焉

第二十五白駒化

聖慮憂勤既有初一朝德色沮嘉謨賢才遯去嗟黃髮詩什形容
咏白駒束帛自茲通下國羣賢俄復集東都皇家招隱興王化
良自忠言勸用儒

王以大業克濟普覃異恩升予為大夫於時四方無虞王心少怠一
日師氏韋仲將諫章方上天威肅震置韋於理於是道德之士老成
之人有翻然而去者予心憂焉乃作白駒之詩以為譏刺勸王留意賢才
寬容受諫使有位者無去志已去者冀其來歸隱迹者期於願仕詩

聞於上上意感焉於是詔告在庭責功悔過復韋之職束帛弓旌
日遣無虛未幾清議歸美士風雷盛天下復見成康之化矣

第二十六舉讐化

先君歆恨下黃泉在禮讐家不共天已死風成無所及後人
溫升乃為賢只知所舉惟才日豈憶無辜被譖年上亦昭情
知此事何妨中外任喧傳

先人之死蓋出於南風成之譖朝士之所悉知終天之恨予未之忘風
成死久矣有子名溫升有才而賢嘗以國子肄業於韋師氏予以問
韋韋謂予曰風成之子好學無厭語言可法容止可則當今貴遊
子弟中未有也天道難知不意風成青蠅之行有子如此蓋

瞽鯨生舜禹之比他日必為大器予雖有不共戴天之隙而聞其
善行心嘗悅之予既升大夫保氏闕人詔許舉所知以自代予荐
溫州王聰之卒善其職

第二十七恤孤化

壽夭前途不易知仲將方艾遽傾危一身永逝嗟無後五女皆
孤益可悲納采問名如父在贅羔奠鴈及婚期死生不變論交日
泉下幽魂亦展眉

師氏韋仲將與子為聯事相知且久一日宮車夙駕出於虎門仲將
欲有所陳既前而却忽偃於地衛士掖而起之蓋已奄奄矣歸而告殂
韋氏無子唯女五人長者以寡而歸宗次者及笄而未聘幼者已十
五韋以忤於王暴卒禁中既無恤典五女何依予為備禮而嫁三

人其二幼者寄膳於司諫高之量家俟其長也納為然明楸陽之婦

第二十八訓慈化

守志當年正妙齡期頤耳目尚聰惺緣深不惑旁門法心著常持
內觀經花落花開根永在月圓月缺體空靈臨終切切垂慈訓證
位仙階達杳冥

母氏早年守寡享壽百歲而視聽不衰蓋由平日常持內觀經紬
繹意義晚有所得一日予方朝退趨而過庭呼予而坐兩孫侍喟然
嘆息曰吾與汝因緣相際得為母子汝且華顛吾老可知矣我念人
之在世生滅無定暫來還去如虧盈月如開謝花今世之生乃前之

死前若無死今何以生今日之死不明後日之生奚保若解知身是妄
直須謹守真常但能性定命堅所謂曠劫不壞有功行者超生上
境無惡業者不失人身忍於夢幻之中更結冤讐之果吾將永逝
無用深悲臨別之言切須專聽語畢儼然隱几而逝後再以童女得
道乃生天上是為妙惠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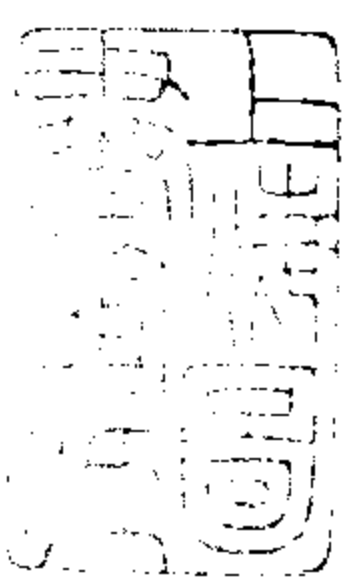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盡忠化

奪哀變禮從王事為感君恩念舊臣切諫區區還不聽忠懷歷
歷竟虛陳青宮本乏元良德白首羞為諂媚人盡節九泉吾不
恨尚憂周道寢沈湮

予有齊衰之憂上有旨奪情辭者再三不得已而從事禮之變也
上即位之久倦於政事一時勲舊如尹吉甫召穆公南仲方叔或以病廢
或以物故惟予為老成上初以宮湮為太子予力諫之不能移其愛卒
立之及王棄社稷嗣王親政淫酗暴虐予又諫之王以予恃先朝之舊

且銜前疏怒形於色予乞骸家居一日有使賜酒予拜受之飲畢有
後命予惟盡忠於國初不以死亂吾之真然尚憂周道不振有失
文武之基緒爾

第三十樓真化



再出頭來事愈多幾回歡笑幾悲歌忠臣憂國嗟無及直
語逢嗔可奈何遠望松楸慚白髮悔貪祿廩受丹科雪山
二境非塵世來此棲真得也麼

予生於斯世而堅守古道既有言而不用又獲罪焉魂無所歸情

猶不己哭於宮闈者三日王聞之以予為妖乃命庭氏率其屬以
弓矢望聲而射之予無身矣射予何為於是望故家而覩甚
辭王國以遠遊一意西方歷岷峨背井絡蜀之西陲有山名飛

越予以先世生於吳會與越為鄰俯而察之民同俗異又望西極一山高廣殆百餘里盛暑之時積雪凝寒非塵境也山神白輝曰此名雪山往昔多寶如來修行於此八年得道又西極真人久住於此因而證果大夫仙風凜然盍留於此予聽而止焉無幾帝有旨以予為雪山大仙

第三十一山王化

北達京鎬千餘里西望岷峨萬點山榮辱已拋羅網外是非不到水雲間力誅白虎遺星石匣鎖青龍瑩月環南面稱王朝北望有煩帝肯為重頒

予方留雪山而被大仙之命旋有旨以蜀門行化乃返鴈馭而來東北見萬峰青翠絕境可愛久之山神公元長等五人來謁予曰某等職隸於斯近見真官神峰峻嚴目有光芒罄款之音震響巖谷豈非天人乎此間自武王伐紂微盧彭濮諸國之長

佐蜀君主大軍北向寔經於此建今三百餘年路僻人稀未有貴顯者來真官勢焰如此幸示其來予告之寔山神曰某等亦厭人間遊於斯者也此山隸蜀帝所治名之曰劍嶺其勢北距終南西接岷峨南通邛徕東挹巴庸廣袤周匝殆千餘里此山為要地也自山王白峰主託孕為蜀太子且百年矣居未有王真官既聖人之裔清明在躬積德累行忠孝全節神遊於此行藏有數宜少休焉兼劍嶺之下近有白額大獸千餘歲矣負此山嵎以人為食真官既嘗為天子大臣則山川之神皆嘗聽治者又玉音來此自可號召羣靈呼吸變化役遣幽陰驅除此虎亦助天好生之事也予信之乃矯宣帝旨召集千里之內山川鬼神咸來聽命謂之曰帝有玉旨以白虎害人命吾為此山王董爾衆靈誅滅之用命者世享血食否則天有威刑衆曰唯謹聽命予乃仰觀周覽現相變化自見身與山等拔一孤竹叱化長劍屏翳號風雨師清道揮劍一呼響震山谷虎亦怒氣成雲目光出電跳梁反復吾身當之衆刃併前斃於刀下又於血汗中獲一圓石狀如墜星公元長識之曰此虎威也予佩之百神懾畏功成因奏帝先陳矯詔之愆次及集功之語帝因以予為北門山王

第三十二刑賞化

幽明政治雖殊異平直存心理則同孫滌街寬當雪恥宜肩力孝
未酬功嚴刑不恤答魚背保奏終期徹帝聰小大神靈皆敬畏
清明天地蕩皇風

予既即真為諸山之王凡所部山川水旱豐凶妖祥功過皆得與
聞而平治之青黎山神高魚生部民孫滌女方婚之夕魚生悅慕
因拘其魂而亂之為隣封白池龍神所察予覘之與女俱訊既伏其
辜歸其魂女乃蘇鞭魚生背三百點其職山下有故孝子吳宜肩

嘗為父疾刺血寫楞伽經四卷壽終三年未有所受予為保奏
以代魚生帝報曰可自是小大之神咸加敬畏焉

第三十三存褒化

褒侯以女媚幽王王寵褒兮壞紀綱黜子屏妻天所厭誅良害善
鬼為殃嶽靈遷怒情雖快褒國平民理可傷奏達上穹符允
報遺黎仁壽遂延長

幽王始娶申侯之女為后后賢有子宜臼嫡且長仁孝之風見於岐嶷
及褒侯以姒進遂寵姒而疎后尋姒有子乃廢申后以姒代之姒生子王
名之曰伯服意謂伯者上無長也服者天下咸服也於是遂宜臼立伯服
為太子大臣諫者九人悉族之穢聞於上帝俾西嶽為孽以警於王

山川鬼神從而不寧三川皆震山推水壅勢皆逆流嶽神者蓋白帝
標矩之降靈也從而遷怒移檄漢沔褒斜山神欲湮褒邑褒與蜀接
境予訝其太甚即上奏言治褒侯固不足恤國人何辜請赦之有旨
言金天之神擅檄所治薄責之褒邑之民免於湮墊厥後犬戎伐周
棄漢沔褒邑地隸於蜀皆帝意也

第三十四回風化

惡人行惡自招凶孝子嚴親意不同為食成讐情已甚回
風反火勢方雄滿懷俠氣猶能吐刮面狂飈訝自攻留與
世人為鑒戒要知聰直現神通

劍嶺之南民李轅孝於母薄暮有客投之轅方烹鷄具食客
以為相饋喜形色言少頃食至乃脫粟飯也客不舉轅曰家
有老母病起思肉適之司晨不及供客笑客赧然揚袂而起曰
汝以吾為未嘗食肉耶不揖而出夜闌因風縱火以燼其居時

方歲寒草木黃落烟焰蓬勃勢不可回轅負母而出仰天號呼予適遊其上大不平之因吹氣成風使虐焰自反客執燧猶在手燎其鬚眉欲走而迷顛仆火中僅存其命訊之則曰某俠士蒲光度也今夏緣都人士女浣花嬉遊有友因醉而觸良家為人所辱濱死某以解紛之故投入水中幾至不救訴於有司於是亡命周流半載昨寔餒甚心怨於予方藝草時如有人叱之火及子家而為風所吹今即死予不作無名鬼因是語畢而殂

第三十五明冤化

須知人命重如山莫把形疑作等閑毛氏喪身猶未雪良能濫死豈容還騰魂附體明冤獄執賊求情伏巨姦艾敏一言其利溥享人血食免慚顏

踰劍之北三百里龜山之下民何志清有男無方娶魚山侯金之女逾年金得疾勢急女告於姑請以歸寧許之與其夫偕往至中途記憶篋中有黃金耳璫二垂欲持以隨備父急難行速而忘之欲歸而復取則日西矣俄無方之弟良能踵後而呼携耳璫至

曰婆有不豫遣我呼兄且令附嫂所忌之物兄嫂至姻家兄可先歸
婆已領望矣無方曰弟與嫂行吾將歸以省母無方既別移時候
氏悔曰妾家不十里可到無勞叔相從也良能信之遽與嫂別既還
而夜深翌日候訝其女已約歸而來遲遣人迎於路乃見女死而
無首疾革而亡其家告於所治何氏以幼子而鞠之月餘獄成良
能自誣別兄之後逼嫂以非禮不從而殺之其首不存殆為虎豹食之
矣將就戮良能怨泣龜山之神艾敏來告予察之得寔蓋有強賊牛
資與妻毛氏有所忤資路逢侯刦而逼之取侯之衣與毛相易毛與侯

年相若也梟毛之首携侯與俱予為追毛之魂附資之體藉資之
口吐毛之詞自陳而得寔資赴於理女歸於侯良能免焉

第三十六首邑化

含靈最貴莫過人不易修持得此身既會胞胎當愛護却緣
衣食使沈淪伊余幼幼情何異天地生生本自均從此一方
風俗變刈蘭凶釁免傷神

劍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苴饒地瘠人貧編戶有子甲
則蓄之乙則或否至於丙丁則不舉矣蓋嗇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
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即與約有
男子力能畊獲者留之後有所生斷不能容留率以為常千十有

二子長者有廢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癘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於予請救之予從焉詢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為祟焉予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雖言之千十不悔予乃遣功曹荀明傳予之語使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四十餘命迫於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艾叩頭出血請命於予予為戒之使改其行千十從之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第三十七極溺化

秋雨霖霖久不休三江相合勢同流鏡潭壑溢深無極城雉傾摧急可憂白馬遺黎誠善俗黃高仁政乃賢侯柏堅一喝波濤息誰謂驚湍敢敗舟

白馬之邑有民八百餘所都當三江之口秋雨霖霖三月不止東西二谷與江俱漲咽於靈巖峽口卒不能泄波濤宏浸居民昏墊有魚腹之憂邑神柏堅來告曰白馬小邑舊為岷屬今附庸於蜀邑侯黃高仁而愛人乃者天作霖雨害其桀盛三江環合邑人

之命不保予以封疆所治與堅俱行既至則水勢壅溢比常十倍民人攪擾若蟻穴城雉所存十有五六幼者携持而不息老者棄置而待斃予心憫焉於是以柏堅傳帝旨勅水潤下俾安故流今所謂喝河神者是也自是一邑之人數千之命免於沉溺之患矣

第三十八雨穀化

人言陰德如何種舉事先存為象心許氏賑饑將竭產羅家閉糶不容針積而能散天之道富乃成貧鬼所侵一死一榮端有謂蒼蒼造化意何深

巴西大邑富者百有一二貧者力作度日蜀帝初立歲大荒歟帝雖奉養菲薄勤心為民而德馨未著餘殃未衰巴西之民死於阻饑者尤甚邑有富農羅密閉糶而義士許容竭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天請祐邑靈和來孫以告予奏上帝有

旨取羅所蓄之穀凡五千斛雨之予乃勅諭風師發羅之屋穀隨風
旋自空而雨各以色聚徧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飲羅之蓄藏一日而
盡邑人感許之惠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蜀帝以容為邑佐
密聞之自經

第三十九曲雨化

苴郊之北巴江西中有龍山險可躋民質素來全孝敬歲荒
久矣望雲霓曲施嘉澤成秋實免使遺黎病夏畦自此遷
居來者衆老人扶掖幼提携

苴邑之北巴江之西有龍山焉龍山之下居民三百許望帝之初全蜀
亢旱邑神蘇公長不忍遺黎死於凶歲引咎自責曰臣所部民少
壯力作老者休息非不孝也征徭不寬未嘗敢怨非不忠也春
畊夏種必祭天地視田之美畫以方隅計為菜盛非不敬也既有所

收未敢先嘗非不順也有民忠孝敬順如此而旱暵為災曾不我遺
是臣之罪也吾為達天聽有命許地祇自理予乃併苴邑之工借
巴江之水曲施雨澤二日而止一方有秋邑人名鄉曰嘉澤他居有遷
來者漸衆矣

第四十殞賊化

孝婦劬勞為養姑永清一志為無夫鉛華不御從人訝
針指為生乃自娛禮葬哀深方復祭愚民白晝輒穿窬
不惟正節家神祐兼示貪殘被鬼誅

漢中之源孝婦曰楊靚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
逝靚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媒
妁日至靚中曰人之所慕色與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
速之人不已意者以妾年齒未衰氣血尚盛身無惡疾唯此為

求爾妾豈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
巧素所不廢為人縫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焉不得已則
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喪面不御鉛華以婦工自給
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盜乘其出逾
墻啟鑰盡携所藏覲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
潮生欲治之適會予來褒中就以報予遣陰兵三十人執盜於市
舉揚所竊歷告於人曰此節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己而舉手
向口自嚙十指盡而死

第四十一北郭化

人之嗣續貴非輕只在心田種果成欲速區區還是拙招尤累果
豈能平栽培卉木姑為喻周恤孤窮俾用情貴子承家號
神保乃知報德自分明

蜀都北郭氏王尚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所
出又取本宗之子以為繼紹然資性險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轉易
之養子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為計愈疏歲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
大設供具延請羣望覲祝巫譚月餘不已予因化一居士語之曰栽植桃李

既培壅之又灌溉之日月未久剔其枝葉以冀速長復移其處加以冀壤時
令未至撥其根芟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潤茂又復取之棄其舊土又復移
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知乎曰不可予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寧
汝身心改汝前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婢妾可蓄者留之不可蓄者嫁之宗人
之子既捨所生呼汝為父堅汝初志略其細故汝室有子無萌棄心脫人之死濟
人之急周人之窮憫人之孤一志行此聽命於天若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
形不見尚忠信之以為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為娶婦指受
別業使為父計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男六十餘婚三年之後果獲貴嗣名曰神保長而亢家焉

第四十二反火化

兄弟從來本一支如何隣壤便相窺苴侯要利情難測蜀主
登宗自不疑烈焰亘天方可畏雄風刮地返遭危空中明語垂端
的始信神明不可欺

蜀主魚鳧有弟葭萌封之於苴是為苴侯久之苴遣使求賄蜀主
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熾予聞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
之無道湏臾苴之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竟不

第四十三平苴化

苴侯立國號葭萌不念魚鳧是弟兄戈甲相侵民橫死封疆
密通事虛爭更因信使談形勢現出神兵示重輕葭邑一朝
心伏義免教塗炭及黎氓

苴蜀既交惡干戈相爭者久矣蜀主厭之遣使莊蘇議平苴侯
不聽莊蘇因言蜀之兵衆手指西隅予因現神兵而傲之苴侯疑
其襲已遂乞盟焉使者言之於王王為予立廟於都之北

第四十四費丁化

生前直者雖罹禍身後遺靈恥括囊君寵五丁忘武備予方
三秋抗封章只因運土增妃墓不信談兵拒敵疆謂我妖言
何足較從而毀廟又奚傷

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色美而艷蜀之所無有聞於王開明尚王見而
悅之納以為妃未幾物故王念之不已築墓使高以示不忘武都長人
費氏五丁從而媚王以大力負武都山土增壘之不日墓與山齊王名之
曰武擔山謂妃死而懷土也既而王親信之寵用之且侍左右曾不暫捨

王亦多力恃勇既得五丁自謂空拳可以格戈戟奔走可以敵車騎
於是不修邊備至撒亭障罷烽燧予既為之神享其血食且強秦接
境有^慮不測乃化為文士自稱北郭張生叩閭上書其略曰臣聞專德
者昌專力者亡昔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在德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力
為專者且匹夫之勇不可以為持絕人之技不足以為敵惡來飛廉無
救於商辛羿射豸舟竟死於非命近世三狄長人多力卒加誅剿今
邊隅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以力為任王以其身材長大而賢之乃
不修武備臣以為費氏之力一可當十以至百人為敵力無施矣若以置
諸臺阜列為侯御俾其裸股肱執射御奔走從事則可若以為折
衝鄰國則不可要其所比不過赤白長狄三者之如也臣願謹先王之
慶基嚴強秦之邊備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王不悅曰汝諫吾謹
武備而謂吾養村士是欲獵而廢鷹警盜而廢犬也予立辯之時五
丁在前恃王之寵欲來見辱乃隱而不現五丁以予為妖又曰此
殆北郭張仲子也於是毀予廟予亦不較焉

第四十五石牛化

巴蜀相攻蜀富強秦人貪蜀巧思量非干孝惠興謀善自
是開明用意荒礮石為牛山下立鎔金作糞尾邊藏好財
不聽忠言諫鑿路興兵致後殃

周室寢微諸侯互相侵伐巴蜀交隙秦與蜀鄰惠王用司馬錯計啓謀
吞蜀而蜀道險甚行兵無路乃於秦蜀之境鑿石為牛形製既大置於
草中又鑄黃金為餅置之尾下如此者五所陰使人伺之月餘金餅為
人取去旋復置之所取既頻蜀王知之使人臨蒞之數月得金千

餘斤乃命五丁開鑿險路興兵五千牽挽石牛以歸方發兵日予復化形為儒者以伸弓子長為名詣闕請見王許之予乃上疏言開路非便獲金非利王笑謂予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吾以社稷之靈石牛糞金自入吾境黃金至寶也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寬民先生疑鄰國之詐誠過計焉豈有捐金數千而設詐乎先生少遲之石牛行且至矣予仰天而呼潛然出涕王以予為不祥左右掖予出予從而隱焉

第四十六五婦化

秦人貪蜀欲并吞嶮道開成入蜀門尚恐石牛彰詐計更將宗女許新婚不思大國難為偶妄謂誠心有所存逆耳故知辭枉費忍持緘默負君恩

石牛既歸秦王曰此用之開路則可矣若牛歸而無金則吾計敗矣乃復遣人與蜀約婚曰秦與蜀隣親仁而善隣禮之常也吾有宗女五人請嫁蜀王王其納之蜀王大悅予聞之嘆曰彼強國也此物奚宜至哉王乃遣五丁迎女於境上王方自備千乘候於北郊以伺音容予乃於

衛士中現儒生像自陳上疏諫之王怒曰汝非北郭張仲子乎讒言見侮者三矣敕左右兵之予乃現忿怒之像衛士驚潰予獲免焉

第四十七顯靈化

忠懷不忍秦侵蜀力諫吾君反被嫌怒像本期隣敵畏大身俄為玉音潛路還七曲行方徹山壓羣靈命盡殲從此一隅知敬仰劔南聲勢已炎炎

五丁既迎秦女以歸蜀人萬象小大懽悅盡昧於禍機以非為是以禍為慶象人之常見也予乃於劔嶺之陽化大身像橫截於路意謂秦女畏駭可以回轅秦蜀之人觀者駭異或於譊譊中聽有玉音若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興蜀王是也天之所興不可以廢秦王是也

子誠忠矣如天命何予乃收縮會五丁識之曰此必北郭神張仲
子也將搏而食之萬衆呼聲震動山川五丁逐予予乃經山腹
行路成七曲將入洞穴為丁所及持予甚急予不得已化身百倍任其
搖曳尋以首穿山頂回光返顧以震蕩之山隨身動五丁與秦女俱
至巖下山摧勢逼於是五丁五婦皆陸沈焉爾後蜀併於秦吾亦
無憾

第四十八大丹化

老氏中原厭甲兵西昇甘作化胡行雲間車騎排千里所
在神祇送十程殺命心公寬自釋吞丹志一體斯輕軋方
不是潛真處却住坤隅慰衆情

予以蜀亡社稷變置百靈廢祀血食無歸神遊崆峒聊以休
息忽雲衢間旌幢車騎過者三日山靈相謂曰景象如此殆有
聖賢經過乙而老氏將左右二真人自東而西予列拜於西嶽所部
諸地祇中西嶽有令諸地祇皆拜送十程予在翼護數日請悃

於老氏具陳往昔在蜀功過老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爾既公於心三
諫於蜀爾之功也五丁五婦雖死於汝以公存心亦非過也既有功於
蜀今國號雖秦而非邑仍蜀也爾宜永享蜀祀以慰斯民乃命徐
甲取囊中藥一粒授予曰此大丹也汝宜餌之大者與道合真丹
者與心為一爾後五通具足大非夙昔之比中原擾擾吾甚厭之
今將入西域行教化三百年後西方之教法盛行當來中國爾汝宜信之
予敬受焉

第四十九巴都化

大凡臨事莫欺心心境纔昏禍必侵巧計受誅誇倖械厲聲
決獄逞胸襟鞭笞二百難輕恕受痛三旬可自斟廟貌重修
非所望祇將直道報知音

秦既並蜀使張儀虜巴王而取其地因以巴都為郡久之巴都守相
伊庭儀以太守疾攝事郡民張威家奴萬貞投井而死獄威月餘不
勝箠楚誣服曰實威殺而投之蓋萬貞先有所犯威嘗撻之不三日貞
竊其資欲逃他所為威所覺貞臆度不免乃自盡其命實非威殺之

也獄成威之子聞之以大珠百枚遣人獻於庭儀庭儀謂用事者曰汝屬醫者別日但以小醫作封藥來雖在客前無忸怩也其家甚喜至日侯門獻之庭儀適會客十餘方具酒肴醫者至且延之坐末酒三行醫起以獻藥為言伊受之方入中雷旋悔之曰事有不明恐招謗議命出之封題如故伊復命醫者開篋取藥猶恐事泄分獻畧客翌日以威之款伏辜卒陷大辟威之子行哭於市仰天呼冤曰還有神靈察此冤抑否予見之夜追庭儀及威之父子醫者魂爽訊之得情庭儀曰珠寶其取之篋中之藥乃素所備者珠方入而易之既受其珠復畏太守知之故不敢易其款予命鞭庭儀背二百明日所訊之人寤言皆同方共訝之俄聞庭儀疽發於背號呼月餘乃死威之家為予立廟一郡之人從而見敬

第五十婆娑化

人之生子要尊親自幼劬勞育爾身冒姓固知羞見問所生寧可棄其貧官中被罰情難忍夢裡遭笞痛亦均一旦冤人成父子鄉邦風俗可還淳

巴蜀二郡之境有山曰婆娑山神轅安行來至巴郡渝水之上見予曰某之所治居民勤而信孝於祖禰敬於鬼神事無大小占之於龜筮云吉乃敢行焉山王嘗總蜀神今巴蜀黔漢列為四郡秦人稅之一縣為蜀某之所治王盍臨之予以非公事不敢輕往一日安行又至曰某之所至有民

周符本韓氏子某之族也去車從袁俗省之也符之生日時皆惡乃祖
忌之命勿舉其父平叔不忍棄之乳養於外三歲正旦拜諸孫中翁乃
大怒詰其子曰汝欲以此凶命之子殺我耶平叔提携而出適友人周寧
之相遇於途且告之故寧之曰我未有後人今鞠養之他日吾室有所出則
還君之姓平叔與之自後周日益富袁以家禍連縣貧甚及周有子而
前約不復講矣寧之既亡平叔時往訪符或告之急則亦相濟至於數
四平叔私計以為符實已子且嘗念我乘間為符言其始末會符之弟來
適聞平叔之語叱平叔出明日投牒於官以平叔之言不直答之平叔炷香於頂以告
安行且言子敢答父安行知其詳念非符本心未有所裁王為決之予乃
與安行偕往夜夢於符見已之初生及王父不舉之語及乃親乳養之
事夢未畢哭而起欲自決又以形於公牘牽制於弟隱忍間予復夢
中責其不即聽從答之首下符既覺達旦不寐明日拜於袁氏之門
謂平叔曰符不早悟為大人遺體今神來見責撻我幾死今悔矣且周氏
自有子可承祭祀符已不願預其家產惟父命是從鄉人以為賢周子
筮乃分資與符任歸宗袁氏夫婦老且有託焉

第五十一戒龍化

周既為秦九鼎遷諸龍聽命海神前輒因爭道宣餘忿不顧殃
民有重愆指石為盟心可信仰天設誓語無偏從茲岸澌耕桑者無
復橫流浸潰年

青衣之水自西而東與岷江相會秦既并周九鼎西遷諸山之祇會於
嶽靈諸川之龍朝於海若所以聽革命而效靈也社二龍俱東相值於

江合之中流爭先以行氣不相下關於江淵二水俱壅波濤橫湧民居
其澌者十有餘家一旦浸潰奔避無及怨苦之聲達於四境予適見

之先遣陰兵萬衆障其狂波予造水中解紛謂之曰維新之命易我
舊德餘忿不忘百靈皆然何獨二君今以爭道而鬪禍及居人向非
吾兵障流則此邑之民靡有了遺矣且上帝好生後悔何及二龍曰
散受教令既遣俱行且約歸而戒之及朝宗回川曰予與之尸事仰天
設誓東西二大石叱之使起湏臾兩石峙而立予復戒之曰二江之龍言
歸於好天地為質斯言不喻若二石合而為一則今日之盟可寒訣別
而歸

第五十二鳳山化

千重肌肉受胞胎十月懷娠豈易哉情實片言違主意羈棲兩
紀受身災不因夢裏騰雲去爭得山邊避雨來子母如初天理在
晚年甘旨且相陪

巢山之隅富人王基五旬無子日醉飽形言晚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
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為哉妻安氏亦臣室也
生平不字性嚴而姑聞而自愧乃出粧資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
娠安喜甚早夜焚香祝於天地每以王氏續嗣為請知柳有娠即以已之

衣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請女醫以為
備既分娩果得男子大喜兒之乳哺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
猶已生也夫君賢之子百晬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別召乳婦專飼養
之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蓋以吾兒之故
爾兒將周晬矣吾將擇媒嫁汝為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
與宜壽相處死而後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為代即尋撻之即易其衣
裝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
三歲一日走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饑寒苦辛無所恨也邇來月餘不

見兒而兒憶母否宜壽亦哭聲聞於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挺垂之甚
苦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屏之外及旦呼里胥而逐之胥以重傷宜壽
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為妾則我且死必欲留我
則無容此畜倘移時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婢
携而為資安乃奪之柳以久於饑困憔悴骨立眉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
取焉乃行於城郭招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州者挈手柳偕行年餘
安知之貽書詰責又被逐焉既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糊口於人歛後兩周星
紀宜壽父母皆死已亦有子十歲名知微忽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

豐無不足者惟我所生母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既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比行凡遇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途俄而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日唯一飯菜米而已誠動幽明所至神祇為之感格巴渠二江相合之地有鳳凰山予徜徉焉見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號置壽宜壽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予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役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外其家促歸已返中途予為夢之宜壽目見所生母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有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行三日到鳳凰山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

第五十三魚腹化

生身為女已卑微况被狂夫掠賣之飲泣父親成瞽廢積憂母氏似癡
迷異鄉苦樂誠難測一命存亡不可知直待咎元彰報應臨終方悔
沒便宜

蜀之生民二男四女故其俗以女為卑涪水之源富民任盈年老無嗣唯
一女愛之名寶珠年十五隨隣佑遨遊縣市燈下稠人中迷路為惡少
咎元誘之父母重賞尋訪月餘已為元所賣於夔門矣父哭之失明
母艾氏心氣成健忘如此十年百計求之了無音耗盈聞七曲之靈乃

肘行膝步號泣見投願一見珠而死予憫之乃勅八功曹將三百陰兵方圓
十里四外求之或見珠於夢之魚腹負汲而哀詢之獺龍乃得其實予乃
夜夢於盈自七曲而南沿流下之直抵夔門見女與語女亦夢見其父既
明盈謝而去使人相之盡如夢中所行乃見焉珠初為人婢主母惡之而
箠撻過甚又轉他家前主倍取其傭又三年復為隣子詐欺曰爾父求
汝令我與汝來又轉之他家前後四主矣珠今在張白家主母忌人有孕
而寶珠懷之恐得罪欲赴於江而如有人欄之父聞珠聲音目乃有見俱
詣其主贖身以歸母亦疾愈咎元已老矣予乃遣功曹監治之日撻
三百凡月餘挾其兩目乞丐於市自陳曰寶珠之失身元之罪也今
為七曲張王治我良苦且死矣

第五十四口業化

人生口業報非輕莫把邪言作課程妄語以虛為實事綺辭增
百作千名血隨砭石流無已罪積陰司貫已盈犁舌不須求地獄
眼見公案甚分明

龜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亦
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品評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
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有門第才具出已
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也其

妻家駟僧也或曰厥弟不良厥子不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貶刺之中
此猶細故也人小有過則既傳揚之又增飾之以無為有以一為十以疑似為
端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誤為情實至於面折之窘辱之又從
而告訐之非徒待他人如此也雖已之族黨亦不免焉目其父母為頑嚚目其
兄弟為管蔡非止於身為之也或教人興訟已則解釋之或教人詛罵已
則辯証之所習既久不知其非中年得舌黃之疾使人砭刺出血勢少間不數日
又作尋復治之大約一歲之間疾五七作每作不下出血二升率以為常一日因
與其徒話鬼神幽明之故自天之雨暘之不時地之豐儉之不一鬼神之受人享

祀祖禰之邀人奠醑皆訶罵之予適與江漬會遇聞其多口予方竊笑

語

之里域真官虞奇叔曰此特萬分之一耳因備舉而詳言之予乃遣
功曹繆真持之使自以手探舌出以瓜犁之涎血淋漓如屠狗彘流溢
於地觀者千百使自宣其過曰人之口業不可作也如此月餘舌枯遂不
能食而死

第五十五東郭化

工作雖然為得財也須擇術自量裁減輕添重由心造提後推前
以意猜業熟兩眸皆瞋廢藝精五指盡傷推三年陽責人為
鑒寧免鞭魂死後災

蜀郡土薄水淺民生其間率多慧黠有智數多機變巧於求利閭閻
之徒雖有錢物皆有贗偽東郭人黎永正木工輪輿厭其作重而貨遲乃改
業治斗斛尋又治權衡逾年人有以深斗重秤而為囑者倍取其值而
與之其欲減勺為升減合為斗省銖為兩省兩為斤者亦如之永正又能

作空中接絲之秤拆底隆梁之斗小民不顧報應者以為便於日用往往求
之月司察神糾奏有旨以為用之者固非而作之者尤甚俾所在神祇陽警而
陰理之予乃遣里域神段夢捷永正雖悟未悔既以聲名漸彰求者愈衆貪
其功直夜繼日使其目力昏暗以致矇瞶年方四十妻棄而他之二子生而亦盲又
以業於此不欲頻廢既以失明別無生理乃至以手為目揣摩廣狹臆度長短鋸
斧釘鑽冒為施用左手五指朝傷暮殘膿血甫乾肌膚未平尋復被苦指節零落
不能執持行哭於市人既識之皆無卹者饑寒切體如此三年使自暴白其過而
死二子相繼以殍由是所用之者因亦戢焉

第五十六牛山化

積善須逢善果圓惡人還值惡因緣公平苟信無凶報慘刻蘇
珍惹禍愆但種稻梁先滿地莫憂荆棘後忝天請君試看蒼苔頭
雨滴滴相承不肯偏

蜀郡涪鄣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衍邑之吏苟信蘇珍
所居比隣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珍以深刻信以廉節珍以貪墨信以個儻
珍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珍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珍以脅肩
謫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珍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

而儉用珍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珍以已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珍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為賢以珍為邪且以珍之敢為而不能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間鄉老周同舉手示衆曰秦有二水曰渭與涇一濁一清皆赴於河發源既殊波蕩不反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珍乃面頰俱赤投袂而起曰苟君是渭珍是涇矣珍與苟信聯事而切隣珍之所為唯信熟知今信播揚珍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珍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爾珍每見信必眈眈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伺苟信子儀真之便且

將殺之次年春祈蠶行樂明能與儀真并行江際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持力推墮儀真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於浪花間予與諸龍君皆預供神之席因勅二江龍往拯之鄭涪二君雅知二子之詳乃携儀真近岸而轉明能於淵會珍見之寒裳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為儀真牽挽而入觀者如堵呼笑騰沸予不平之乃使鄭龍曳珍之足沈焉儀真得無恙珍之父子皆溺萬人兩兩相謂曰孰謂龍天八部有私乎信與珍禍福不在他日也蓋信之善果已熟而珍之惡業方盈焉

第五十七天威化

婦人植性固多偏孝謹誠勤豈易全宿業雖應雷斧既今身幸有事
親緣亘天虐焰俄回息捲地威風忽變遷馬氏焚屍支婦免乃知與
議合於天

鄴邑民支祖宣其妻俞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
潔難事而俞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
仆墮兩齒求免行責入財自贖以俞隨貲入之俞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
責之曰汝前生為比隣年容之妻年三十病殭殢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煮

粥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
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
於天帝有旨令焚^汝屍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為一世
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俟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
告汝俞驚而寤中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姑曰汝以吾兒破汝
嫁資謂終身不可償耶俞曰無之侵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
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將^好息姑訝其言不倫
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
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婦誰為供事一也父母自小
教訓今被天誅為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
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爾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時大
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為予言之予知其心乃為奏之有旨取里
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隸予
即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俞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第五十八尚義化

昆弟由來一父生至親安可便情李華待蔚真堪尚雍滌欺源
大不平折臂輿情知顯報表閭公議得嘉名因令薄俗成淳厚
鴈序怡怡免爭競

瀟水之瀕邑吏雍滌有弟源亦事於官每為滌所窘源以長事之
怡如也滌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芒必較久之滌源為仇讐妯娌為冤
對雍之父母不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留源之房滌不許逼源夫婦出
一物不與責以歲時供奉無幾路逢源窘以不拜輒華之既傷復訟

於鄉大夫詰其辭理滌乃不直滌之妻造源之門曳乃妹出亦華之曰
法有長幼終不主幼而答長也鄉議不與之儒家李華父晚景有爨
婢出一子臨終囑華曰汝以為子華泣曰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
華教養之使之成材昭穆有序天可質也厥後名之曰蔚尤鍾愛之既
長為名士為之娶妻華有子彌明先生於蔚十歲自蔚甫能言使彌明
拜之及長禮待次其父一等後華與子及蔚均為鄉人所舉達之太
守上之春官論定以彌明官之彌明失言於蔚華乃撻之彌明服義尋
以家資盡付與蔚曰吾弟主之彌明自有祿養矣鄉人以為賢秋社
集予在祭焉鄉人以雍李相況為薰蕕滌聞之罵坐復曳源擊之予
不平焉乃使值事紆其臂而析之滌妻尋亦疽發於手如此三年公私
俱廢生事寥落父母相繼而亡滌與婦乞丐而死鄉人以為不義之報
太守旌華之門曰尚義

第五十九旌隱化

世情習俗最移人日用塵勞喪本真守道年君天所祐輕身蘇
子鬼猶嗔至言傳誦為規範廟食興崇致真輪蜀士始尊中國
教俗儒一日變真醇

蜀自秦并之後中國文物之盛先王大道之化漸有習之者矣而淳
厚之風未振囂浮之徒競起予恐傷風教有意欲化之一日巴郡宕渠士
人牟麟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大故不出戶庭歲時起
居有受謁無出謁貧甚而未嘗怨尤郡守溫瑀辟請為從事既不起丞

于扈往邀之接語移時所談皆因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扈欲致守之意而辭不得達卒罷之扈以告瑀瑀嘉其節蘇尚功者嘗學於麟未終其業開門受徒以師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求請省問奴顏婢膝為麟薄之或以麟意達之者尚功踵門而辯之麟亦自以為嘗教誨之猶執先覺之義而語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言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孟子之言也子之所為吾實耻之尚功自恃年少拳勇擊麟予適見之乃化一儒士為之解紛顧衆而謂之曰人之壽夭窮達有命在焉非人為也奔競無耻不知命者也命之所無求之何益不當求之偶有所獲以為求則得之求益於得是不知道者也苟不知命且不知道則所守既喪放辟邪侈至於不義不忠不孝皆由此也二子所為求冰炭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觀者駢闐或問子曰爾為誰答曰予所謂張仲子者也衆驚愕相視問予隱形不見自是遠邇聞之若尚功之徒改行有醇厚之風焉渠人為予立廟

第六十祐正化

謀他財賄己非宜況復萌心苦見欺正女一言祈響報吉人盡室免
傾危俄驚縲紲皆離體尋使克強總磔尸福善禍淫天理在非予受
祭報其私

北郭富室智全禮仲春修祀一室盡醉暴客王才者約其徒三人
謀劫之是夜未央推戶直入縛全禮家男女良賤九人婢妾七人唯全
禮之妻與二女未繫之既取其貲將亂之全禮之妻惶惶乞憐幼女舜
華年十五與其姐舜英抱母而泣才欲逼之華罵曰餓賊犯吾家張神

君未知汝也語畢其家司命崔瑄與智之祖彌告急於予予乃遣功曹輔興領陰兵百人治之所縛金禮以下繩皆自解盡執其賊翌日告於里正聞於郡悉誅之

第六十一殺生化

蠢動含靈皆有命貪生畏死與人同因思骨髓脂膏味俾在砧刀鼎鑊中不顧冤魂隨影響只知滋味潤喉嚨杜章享盡前生福業果成時報不空

邛有杜章望帝之友也生於富貴父祖好宴會習以為常凡烹割之事章躬親之及長自持門戶厨饌無虛日膾炙方離口刀杖已在手矣後以災禍相繼家道零替無以為生為人屠割以就口食所取人財名過命錢又以飲啖兼人號餐餐成疾纔方飽滿尋復中虛而性嗜肉味日常不足及以畧

取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無指口累所迫過命之資不足度日恓惶無聊尋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潰見者掩鼻矣自是饑火所燒復受疾苦投井自盡為人執之極口辱罵於是仰天呼冤予見之訝而問里域主者孫洪叔言其詳且言此人祿盡而命長尚餘五年予既知其造業之由又憫其受苦之酷且歲月方遙惡其日夕怨苦天帝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之以手揭瘡皮以自食之又以指染膿血吮咀求味宣言於人曰母作殺生業以我為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之數命斷而死諸子皆殍焉

第六十二酷虐化

公孫武仲處心廉鞭撻諸胥失太嚴資水賴恩還縱吏酷民誅取卻無厭化身戒勵誠惟一改行寬平利可兼裁抑有餘增不足吏民兩邑惠俱沾

牛鞞邑令公孫武仲治邑令廉而待不怨左右之人小有過失笞一二百蒞

邑逾年而胥吏無全膚吏怨之資水邑令賴恩性貪吝以苞苴為常日用

飲食歲時衣裝取給於胥吏以民事造庭者無問曲直悉付之狴犴恣

吏誅求意足乃已吏意未厭則遷延歲月置而不問民怨之予以邑之

吏民被苦乃化身為蜀郡丞長孫義行諸邑觀風俗劾武仲之虐吏
賴恩之酷民二令叩頭乞免予戒勵之尋隱而不見後知郡丞初無行
邑之事二邑咸以為神而敬信之武仲改而忠恕恩亦變而廉恥焉

第六十三憫世化

周室隳頽為不仁諸姬一旦變嬴秦慘刑暴戾無和氣詐計窮兵又
幾春不忍中原罹此禍願開方寸濟斯民上天有垂音俞允雨後乾
坤又一新

予嘗仕於周以忠盡命血食於蜀未幾蜀入於秦已而周喪天下皆
嬴氏矣秦任刑法視民如草芥秦衰而干戈又起中原塗炭於斯久矣
予以久處靜境思以拯斯民之苦乃飛章上聞帝從之若曰白帝子遊人間
久矣而暴於殺伐今已遣赤帝代之矣汝以本司火德今當應世以為赤帝

子之後予受命焉

第六十四咸陽化

護持金蜀幸優遊應世情牽強出頭被譖不成膺繼統殺身空與結
冤讐封王緣薄終何益報母心酸未肯休那得身為率然相盡吞諸
呂怯幽憂

予之懇於上天將以化身援天下於塗炭之中躋斯民於和樂之地奈何帝
命以予為赤帝子之後玉音可畏予不敢抗靜言思之非所望也俄有九
天監生大神逼予受生於雲霄間下視咸陽火秦之後宮闕鼎新漢帝
方與戚姬晤語監生謂予曰此所謂赤帝子者也今為漢帝矣予縱

目間為監生大神所擠墮於帝側戚姬之懷恍然而覺帝以予生骨相相肖舉止可喜名予曰如意予雖孩提中而本志尚堅語言顧盼尤愜帝意帝尤鍾愛每以予兄為不類薄之晚年欲以予為太子既不果帝萬歲後卒為呂氏所殺予母之死尤被酷毒予深怨之方冥冥間見母受苦時思得復為率然之相盡吞諸呂而後已也

第六十五 邛池化

持勢凌人不可為無辜子母被誅夷啣冤入地至極矣不共戴天良已之諸呂後身同一邑雙親乞命在斯時海波平陷四十里還我當年受百罹

予自罹呂甌之後神遊冥漠又無職守嘗畜宿憤思欲報之已往修積不復問焉雖諸呂死拘幽冥造業深重歷年甚多逮再生亦久遂訪西海之濱有邑名邛池邑令呂牟呂后之後身也邑人多呂氏蓋宿業相尋諸呂造業之黨也萃於窮荒予母夫人亦生於彼復為戚氏以前生享福太過

此而貧悴所嫁張子年老無嗣夫婦以芟刈為業一日野外相顧而語曰生
身窘甚辛苦自養暮年力衰將不免於溝壑今六十而無子是天殺之
耶乃相語割臂出血瀝於石凹中以石覆之拜天而祝曰人皆有子惟我獨無
今血氣薄少不能施化願以此石下倘有動物生焉亦遺體也予識母氏心
惓惓焉一念感之從而寓之明日二老復來求揭石視之血化為蛇金色寸
長予所為也母收養之逾年頂上出角腹下生足能變化每天欲雨予為
助之身既長大腹量寬邁見羊豕犬馬輒食之邑今有馬色潔而駿牧
於水際蹄傷吾足因拘而噬之焉蓋呂產之報身也邑人皆知予詳訪於予

家而不獲逮予父母入於囹圄責以三日求子無狀將見殺焉次日予化儒
生謁令解之令曰張老夫婦家養妖蛇食人六畜久矣今又食吾馬吾將殺
之為民去害張不見聽是彼自為妖也今必戮之予曰物命相償宿業所致
遇彼吞噬亦非偶然今君為畜而殺人豈令尹之事乎令叱予使退予復語
之曰君有死氣浮於面顏宜善自愛他日無悔語畢予隱形不見令之
左右皆以予為妖予乃奏天稱冤陳以前世子母無辜死於諸呂今適逢
之願與之較辭上而未報因變化風雷呼吸雲霧白晝而暝一邑之人相視
而語曰汝頭那得為魚以手相捫頭面而泣一夕揚海水以為雨灌注城邑周

四十里皆陷予以身載父母而出焉時孝宣之世今所謂陷河者是也

第六十六解脫化

嗔恚之心莫易生此身生處是無明只知直理堪平訴不待琅音輒徑
行謫受大身遭熱惱填還冤債慰羣情世尊一語消除業却得當
來面目成

予前以呂后冤對奏帝未報而擅行之雖一時快意宿憤頓消及心定氣
平良用深悔翌日玉音薦降以海神晁閔劾予擅用海水陷溺平民五
百餘戶以計之二千餘命除里域所具予前身仇對八十餘人半在城隍半居
附郭外其餘生齒皆係冤枉帝命賜譴以予為邛池龍而奪其神職且

使天吏監臨不得干預雨澤羈囚於積水之圻連年旱虐水復為泥身
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八萬四千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啞嚙
不已宛轉困苦不計春秋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
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現諸勝妙希有光明山靈河伯萬象稽首讚歎歡喜
聲動天地復有天香繚繞四合天花紛墮隨處生春予乃耳目聰明鼻觀通徹
心清口潤聲音發揚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道衛先後咸謂予曰
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
國爾既遭逢宿業可脫予遂起改悔心生悲愍念身自踴躍入天光中
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作大饒
益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仇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於物
業債當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前生冤親之想與夫嗔恚
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罄然如虛空住無人無我諸念頓息自
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為男子聽佛宣說得灌頂智大辯才得神通力得
圓滿相龍天八部皆大欣悅予皈依焉

第六十七 仁政化

嗔業焚如障最深堅持鎧甲莫容侵瘡傷爾體猶吾體痛切他心
似我心吏既不欺終幹蠱民知相愛自甘臨清河薄譽緣斯得哥
詠誰將和舜琴

予既離惡趣即得善生受形於趙國為張禹之子名勲既長為中正
所推為清河令寬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
謬者定正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貪饕者廉察之詭詐者
詰難之不用誥詔者免去之惟曲法戕民以白為墨事干人命者使自理之

辭窮心盡然後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宥之失出之罰予所自當不敢辭焉民有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喻之為賊者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拜其敵姦及殺人者付之於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宥惡之謗亦不敢辭焉以是一方之內雨暘以時蝗蟲不作偷賊相戒而出境姦邪革心而改行為政五年怨懟不聞而民為之歌曰吾有師師嚴而不慈教我恕我張君能之吾有友友信而不戒親我正我張君是賴我有親母恩掩於義張君似之柔而有制我有親兄實敬於情張君似之和而不爭後為太守責以趨進予解組焉時乃章帝元和之末也

第六十八幽明化

盡心於道道斯行篤志求仁仁自成性定乃能通晝夜神全方可治幽明林宗獎拔存公議帝旨傳言無隱情三紀辛勤多功績不妨陰隲相羣生

予以先世善政有成根業滋茂天年甫盡即遂受形於順帝永和間載生斯世所謂張孝仲者猶不忘於故稱也復為郭有道之所品題雖不登顯仕浮沉里閭而上帝有旨俾予日應世務夜治幽明凡人之屈伸冤枉陰德隱謀予皆知而藉之以至鬼靈邪祟無不預焉如

此三紀幽明兼濟人鬼皆利予有功焉

第六十九籌帷化

襟懷有武且兼文一寸心田萬象分寶運將開司馬氏兵謀聊讚鄧
將軍出奇間道行吾計盡瘁沙場佐帝勲史氏簡書還闕逸何
妨籌畫世無聞

予以善功世修漸浚神職而命債未償者猶不吾置復生於河朔
少負氣節眼見世變嘗以功名自期乃為大將軍鄧艾見知辟請
為從事凡所舉謀予必預焉及伐蜀之年予為行軍司馬勸艾
以間道出奇以省鋒鏑之禍入蜀深境遇諸葛瞻許以封王琅邪瞻

不之聽至於交綏瞻之中堅予所當也或有流星飛集於予體瞻
方就擒予欲營救之而創甚矣蓋向者邛池未償之報也可不戒哉

第七十如意化

帝手何年自執持玉京一旦賜於予指揮行陣陰兵白顧揖仇讐
惡意移利器尋常為伴者舊名時復自呼之從茲所向皆如意
三界神靈誰敢欺

予既滿前緣詔詣玉京洗除業籍賜新神位俾予永福坤維帝又
以所執之杖賜予帝旨若曰汝爾孝仲萬靈之雄忠孝全節世資爾
功賚汝斯杖無所不通又曰此如意也予以杖契宿名欣然受之

第七十一丁未化

越裳西畔金山色越雋南邊近海涯醉眼醒看新日月閒心猶愛舊
烟霞元辰司命專丁未趙國中興顯故家火德佐王十萬祀始終
今日拜真嘉

予以寶杖自隨無適不可因念前身西海之隅復徑從焉越裳之西越雋
之南兩越之間有金馬山勝境清絕張老夫婦予屢生之父母也於是生
焉時晉武帝太康八年歲值丁未二月三日夜子刻以甲子考之則其時
已屬辛亥日矣帝命以予為丁未陽官本命元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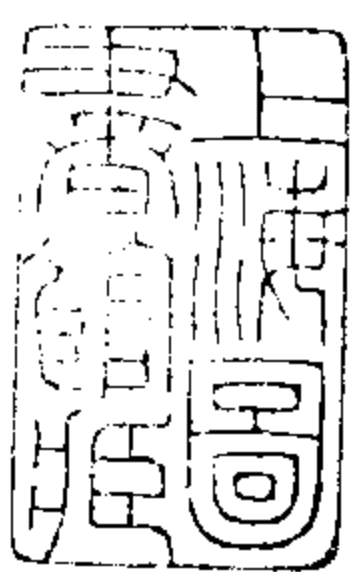
第七十二水漕化

夢裏為龍為帝王多生習氣未能忘笑他酒饌循淫祀書我官銜
牒水鄉風雨聲中奔衛子桑麻陰下舞商羊職司全蜀幽明事
七曲遷居道路長

予以成長妻男具而孝敬不衰見鄉人以旱祈雨於土木予笑之蓋予嘗以
夢報矣一日水際自書官銜移文海神乃見使者告予以有形以來自周
為人迄今顯化七十三矣乃呼予為運判促上白驢風雨聲中頓失鄉地
入大穴中宮庭明敞父母以下血肉皆在一方雨澤大作徧全蜀之境尋有

旨以予總護全蜀幽明之事焉

第七十三桂籍化



儒家桂籍隸天曹得失榮枯數莫逃
夢契真誠題義顯榜隨陰德
姓名高封妻蔭子由寒齋曳紫腰金自白袍
為報難宥無寐客勉心
文行莫辭勞

帝以予累世為儒刻意墳典命予掌天曹
桂籍凡士之鄉舉里選大
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奏予乃至二府進退皆隸焉

第七十四孝廉化

經術謨王辨異同孝廉特地起遺風江寧玉璽皆天命日麗重光
顯帝功馬化已知興晉室蛙尊誰為屬劉聰跨驢直入西涼地遊
戲隨機現六通

予慕釋氏韜光禪寂建興中憫戎狄窺伺朝綱非命世英雄弗能
反正會元帝建策南渡綏撫江左而白麟玉璽見於江寧臨安日有
重輪皆中興之象予改日作儒士跨一白驢往河西應孝廉謁張軌焉

第七十五感時化

擬陪鄉士獻能書喜遇姚萇古亦無欲激顏波專號令敢攄忠節委
均輸不堪狙詐為三俊笑倚鴻圖應一呼興盡先期歸蜀地輶車
枉駕訪吾廬

予建興末作儒士稱謝艾跨驢入西涼張軌以予為主簿張重華嗣
位時石際龍使將麻秋侵寇不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
議者舉將皆推宿舊且韓信穰苴皆非舊將盡明公之舉惟材可
任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委以專征伐之事庶幾可也重華召艾問

以計策曰耿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數千人為殿
下吞之重華大悅以步騎三萬人令艾討之麻秋率大眾以禦之艾乘輅
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
龍驤三千馳繫左右大擾勸艾去艾不從下車踞胡床指揮處分賊以
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秋軍乃退艾乘而擊之俘斬甚多秋乃匹馬
宵遁李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走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重華真所謂
彼有人焉繼而往關中與姚萇為友欲激顏波以正風化奈何縱暴之
君競起廢弑然萇雖少而多謀畧又況宿有契好故作密友久之予厭

處凡世思歸蜀峯約萇曰苟富貴無相忘後萇以龍驤將軍使蜀至鳳
山訪予予禮待之假以鐵如意祝之曰麾之可致兵萇疑予予為之一麾旗
幟蔽天戈盾戎馬萬餘列之平坡今試兵壩是也後萇以符堅死即帝
位國號秦焉

第七十六扶神化

清河為晉拯艱難堪笑符堅逞厥奸帝命神孫摧北敵祖為賢相
起東山潛機勝敗知前定報捷音書謾往還試問八公諸草木史

中功烈甚班班

予父清河府君念晉氏皆黃帝之裔其後陵遲欲降生於世而匡救之稟
玉音而生於謝氏於建興中故府君携予二子曰淵石曰懋陽遽生於諸謝
予父高卧東山為蒼生而起二子乃元石也符堅拒權翼等諫率兵
九十七萬東西萬里水陸齊進寇邊孝武皇帝方將謀帥予父曰惟

兄之子元可當此任即遣元石及子琰等都督水軍七萬拒堅於壽春
堅登城而望晉軍部陣甚嚴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符融
曰此亦勦敵也後淝水却陣大破之北軍皆懼桓冲在荊州遣援予父
怡然不變止冲之師冲笑料其必敗及元破賊書還無喜色人服其度
量而勝負之數已素定於胸中嘻哉予之家世顯忠勤誠無愧於信
史焉

第七十七誅暴化

旣福之機本在人只因現報與前因貪汚賄利欺君命刻剝脂
膏虐下民權貨王仔生犢尾刷錢馬謬化猪身從茲警言悟堪
為戒一念纔虧即有神

予仕晉之後兼治幽明時蜀之導江王仔者永和中任帥幕吏被檄
督權課鹽於潼川而王躬詣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取
五千斤者輒取萬斤又約來年所輸不滿額者籍其家王心知其不能如約
窺欲没入之使官自煎旣復命帥以鹽數倍增喜之予聞其苦民故陰治

之是夕帥馮遷夢王仔來謁而公裳下有一尾方驚悟有婢亦魘及甦言適王仔者來公裳下有一牛尾出再四言其權利貪污之故今生蜀之屬邑田遷家翬遣人訪之果如夢又益昌馬謖者同為帥屬每出部邑督錢惟以多為貴不問額重輕虛實羸縮必得為期且以此自負蜀人苦其虐號曰馬刷或以王君牛尾警之者馬曰正使見世尾生亦何必問予聞其暴虐如此聞之上帝繼而病卒七日之中其家作荐福聞棺中有聲意其再生亟開棺視之則已變為一猪矣急掩而葬之時天氣晴爽喪車輓起天雨如注送者皆不可行及墓次水已溢矣此可為污吏之戒

第七十八明經化

銅川著筮久潛心道學儒宗已陸沉天假仲淹重振鐸文追孔氏復鏗金儒風欲繫唐虞化大雅全排鄭衛音董氏庶幾顏氏子升堂窺見室之深

予久處穹昊帝以中國道衰欲王化之復行故命予生銅川家知隋運將終吾道未濟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制禮以節情作樂以和俗恢刑政以防其非崇祭祀以介其福祖述周孔取則軻雄九年而成經也其餘五常之教於小子何述焉復以禮樂之學付之董常惜其不用

於太宗之朝悲夫

第七十九護聖化

漁陽鼙鼓扣長安此日明皇幸劔關若聽九齡攄諫論豈勞七
曲重躋攀不因儒士為親謁安得鑾輿復遠還萬里橋邊迎禁
蹕誰知虛位紫霄間

予自汾陽傳道厭於死生再奉帝命輔唐室故命長子淵石生於清河
氏之家即九齡也明皇時李林甫之譖毀肅宗而帝賴之以不易至於議論
風生首登七寶山座有文場戰帥之雄應制走丸之辯後漁陽之亂明皇
幸蜀登劔嶺而觀中原歎曰吾聽九齡之言不至於此也予因至萬里橋

以儒生謁帝帝曰卿非北郭張生乎予曰然臣聞元載孔昇天虛位久之
以待陛下也帝默然後肅宗收復京都韋見素迎帝歸闕封予為左
丞相而予密衛鑾輿至咸陽帝移大內安頤遂辟穀張皇后進櫻桃
蔗漿等悉不食常玩一紫玉笛自吹數聲有雙鶴下徘徊於庭帝謂
宮妾曰吾奉上帝命居元載孔昇天也令具湯沐復就寢而升化也

第八十明威化

影響昭昭理可尋性天豈與物交侵眼根所着無非色身業居多
莫犯淫四舉不沾天子祿一生虛負狀元心李登狂妄終除籍果
報徒嗟罪障深

唐李登者年十八為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荐名愈下年幾五十不
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曰登自十八歲叨冒鄉荐凡經四舉
不登一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為登勘當此生如何法師諾之曰蜀之梓
潼有神曰北郭生掌文昌職貢舉司祿之官必能知之吾當為汝叩之一日上

章道過治所謁予法師曰士人李登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凡四舉
不登此人果何如予命一吏示籍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
元三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隣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係其父張澄於獄
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於
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
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隣居王驥家室
女慶娘為惡不悛已削去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是語登登無
以對一夕愧恨而死後之士夫可不戒哉

第八十一濟順化

綿綿唐祚欲傾推叛逆陵遲陷北臺逼脅乘輿臨草莽爭驅
甲冑走塵埃天恩昭顯精神會帝室重興雨露來枯柏津前應_新
詔虬銚誰信作良媒

唐乾符中歲荒河南為盜者甚衆尚君長伏誅尚驤等推黃巢為
主反長驅江寧渡江為患入北攻河南數十郡次陷洛陽破潼關僖宗播

_淮

遷入蜀巢犯闕遣朱溫等攻鳳翔至潼關追僖宗乘輿夜遁出鳳翔
予以儒服見帝帝夜行馬駭予以所乘騎奉帝帝乘之予捧足攏

馬密布彩雲衛帝騰空彌明露雲微開令帝下視見鳳翔軍與巢軍戰於
龍虎阪若蟻陣也帝曰此何所也予曰此乃空際帝驚嘆曰卿非北郭生張孝友乎
我非卿豈料此生耶予奉帝至劔南複道帝疲甚欲少憩命予肱以枕之熟眠
林葉風聲帝忽躍起曰巢兵至矣輦鉦近也予曰非也乃林葉風聲久之從駕
宿衛始及訝帝行之速也帝至桔柏津約曰我有一女乃興唐公主最神慧奉
卿箕箒可乎予曰臣幽也何敢奉承帝曰勿固辭也遂封吾濟順王親至
廟奠獻解劔為賜杖予勦賊後宋文通等斬巢首送成都帝還闕則
興唐公主從而殂矣予命陰兵迎公主歸七曲焉

第八十二濟迷化

救世垂訛物理衰神人淆混化塵微庸愚指我為妖妄蒙昧嗟予
擬是非匝地亂雲多雨潦亘天烈焰示光輝孫樵始信英靈著從此
寰中顯福威

五季中進士孫樵者性尚剛介不與羣羣居詆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
之蜀過祠下侮辱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進
欲投卹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涘如何
予命佐神舉火一二示之樵尚笑曰廟奴護我再呼曰神既在何不

為我止風雨使我能抵於平陸如何予笑曰子所過神廟必狎侮指以
為妖笑以為誣今悔之何及也予示之以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容行
李須臾風雨頓止翌日留記於廟焉

第八十三證果化

色空歸境湛然明樂道全真顯妙因拯溺大施康濟力活人廣布
惠慈仁三千果證如來號八百功成大士真不動戲遊三昧地
坤維重顯福生民

予從釋地頓超不二法門居清涼寶山仍司民疾苦時蜀人苦於
湍流自遂城至涪江水溢抵於城隍人多漂蕩又苦疫癘凋瘵癰疽
之疾予化里神為作篙師拯活溺者凡數千人又化大醫生親為診
候全活者衆會鷺峯古佛紀功錄行為予授記作是言汝於當世

作師號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釋迦梵証如來今證
斯果矣

第八十四明良化

藝祖開基妙若神義欽遜德不勞兵終南翊聖曾全璧汾晉西
祠已結纓十策條陳裨獻納兩朝燮理致昇平明良慶會應非
偶炳炳丹青顯令名

予方居不動地精脩妙行而入絃雲擾世變輪迴適奉玉音五星
聚奎有興宋之語徧勅諸靈出以應運故翊聖降於終南張守真
之廬及晉祠有崇德之聘予遣長子曰懋陽生於清河曰齊賢布衣
十策厯相兩朝佐神獨孤生於寇氏曰平仲力輔章聖策功澶淵

基二百載太平之治焉事在國史所驗不誣

第八十五顯忠化

聖明天子出乘乾孽黨何能撼蜀權均倡悖徒凌郡縣順連叛
寇汗山川不煩兵刃交鋒戰立見王師奏凱旋知道劒關神有力
徽章溢美備人天

予方以海宇清寧為喜而淳化年間均順僭叛王師討之主帥王繼恩
雷有終祝吾丐靈予命崔瑄李懋以陰兵助雷有終擒賊至利州賊
固壘不下一卒於軍中呼曰梓潼帝君遣二將助陰兵百千今奉天
勅勦汝可速降而賊以勁弩一箭中呼者腹其卒去箭無恙又厲

聲自若預言賊陷之期及叛平有恩榮以英顯之號上帝嘉予弭
變能免殺戮俾專輪迴救苦之司開便宜都督之府總三界六
天之陰兵

第八十六聖治化

太平風化樂唐虞郅治馨香等太初率服四夷明德教奠安
百姓法規模挈裘袂領知賢相錯節盤根見大儒子舍輔成元
祐政著書誰用鑑寰區

皇朝一祖四宗垂拱太平予奉玉音以次子然明生於司馬氏家名光盡
誠於館著古今歷代史以鑑於世輔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
而天下治當時庶政聿修咸謂德合天地道通神明而積仁累德凜
凜乎庶幾周召之烈焉

第八十七武烈化

猱猾交馳寇隴西秦梁幾陷孰排擠高宗側席方求策諸子宣
霸已挽輓木馬汗流知助順朱幡火烈示端倪兩兼吳蜀回天統
皇壽重延日月齊

予以朝廷承光大之休命尊峻極之宗階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忽女真有
燕山之圍方賊起江湖之鬪三辰錯亂師旅並興女真無厭竊我神器二
聖北狩百姓流離於是相聚荏蒲蝟毛而起攻城剽地流血成川炊者不
及折骨食者不遑易子億兆空懷主之念九牧大勤王之師猱猾狼貪

未已再興西北之師逼於秦梁幾陷王師乞靈於祠然予已應化清
河氏之家久矣予之五子長曰淵石即竟也次日楸陽即贊也三日賓
曰貫曰質統佐神崔瑄李懋等奉上帝命憫其一方勅令助國即以
神兵現滿山川金賊驚駭而遁木馬有汗流之珠隴西獲晏安之福
以迄於今焉

第八十八興國化

朝廷中否甚傷情事業班班可訪尋政在平江扶大寶兵虧
陝右本天心便宜坐使兩蜀靜升陟恩流三峽深要識此回神異
處樞中全體土無侵

予以仙釋交修不欲出生死地而靖康有陽九之厄帝有恩言命予靖
難乃於紹聖丁丑託化張浚立一世之英表平江復辟聖天子垂統四
十餘載至富平之敗非浚之失乃天也隆興甲申浚死葬於衡陽其子杓
欲更葬於蜀既啟棺視之威容儼然如存合郡士夫觀者如堵以手加

額者衆隨而掩之倘非予神化安有此也予生領天子之權於蜀兼掌文昌之命於天其功績不忝矣

第八十九止足化

玉冊褒稱賜寵光尊隆師傳總元綱積功惟喜修天爵被命寧辭
抗帝章蒞事惟勤居太極貢賢是任主文昌錫民五福期康乂
非特區區一雨暘

予隆興之歲奉玉音加秩若曰文昌者教化之本原實傳列聖之業儒士
者道德之淵藪宜推一德之忠播告諸天亶孚有衆惟文昌司祿主者職
貢舉真君衛民少傅靈應帝君張某德被萬物威形四方粵自有生
顯從浩劫順考古道鑒觀人文照臨并日月之明發生贊乾坤之化是

以教畊稼而民人育每裁制而自優修禮樂而政事康果歆為之不謬
干戈載戢陰陽常和水土既平休祥時格託之庶務試以諸艱皆濟濟
以可觀每多而益辨督自水漕今蒞台衡尚持拔苦之心誓拯倒懸之
念厥有成績巍乎難名察乎九十餘化之行藏命編諸冊著以萬二千端
之行節豈曰空文顛則持而危則扶惡以懲而善以勸下民允賴惟乃之休
况復恢龍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欲分身而顯化率諸聖以混融萬
利開張三界均利宜加峻位俯叶輿情名躋南極之尊禮絕心聯之上
於戲躋三階而下太乙允彰應物之符欽五福而錫庶民式賴師言之
佐誰其能者汝往欽哉可特加金闕昊天太師糾察三界禍福事予
辭表畧曰滿盈之懼上瀆瑩聰溫厚之辭時紆訓誥意敢懷於不
敏欲猶異於必從中謝伏念臣德薄位尊言輕行寡徒以效誠之決
未懷引退之私茲遇盛時重叨異數豈不侈高上之賜其亦畏至窮
之災恭惟

天尊上帝道善貸以亶成明容光而必照護以小疵之失察其由中之言方將
曲致於施仁夫亦何嫌於遷今予再三辭遜而受之兼司四方旤福所
以分身應化焉

第九十真元化

物有潛通信可知幾回利濟惹閑非觀風隴蜀存真寂掌符藉南昌
應事機金闕錦囊宏帝道紫陽玉籙贊霄暉更生為顯昌黎事
別有精言示福威

予自興國之後遊神附鸞宏顯籙法幸遇聖朝仁化神真降靈故三
神所受大洞經籙法三宗復傳於世昔賀達授姚偉而仕至大夫朱道元授
朱渙而官至清近劉若拙授周良輔而高中甲科黃若水授蘇軾而為兩制文
臣劉浩然授虞允文而為中興宰相是皆範文儒昌道命可不侈其傳乎乃演是籙

於寶屏之鸞而降清河內傳併委劉安勝與其子當程允洽及其兄兼善計府何敦信衛丹李茂等設壇於誠應樓發揚七十三化之本始以待智者而涪之樂溫龍門韓申之者乃宿契也其孫坤臣病篤叩予甚力即授以符藥復遣治病功曹應感更生仍昇法錄今涪夔之間靈應昭昭真元驗焉

第九十一誅逆化

密承帝旨下蒼旻昭示塵寰既福因燮理璣衡明察訪幹旋網紀妙經綸王生易木雷誅魄徐子貪金命殞身羅鞏未還先告卒只因不早葬雙親

予被命遷師相之職專生殺之柄司既福之事採訪善惡乾道中蜀之中江王千者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以備身後千易以杉木已而貨之再易以株板及母亡則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歛葬予察知之將王千以雷擊死倒植其屍其子哭而扶屍仆地日正中雷震擊其子於五里外泊後回見

父屍依前倒植凡兩座皆然遂於棺上斲一竅以竹標之方免震出
同時新都丞徐謙者被徵充勅官宿犍為境上徐氏家主人前一夕夢
神人謂曰明日有徐侍郎宿汝家宜善待之神人乃吾所遣佐神也至晚
果有徐從政踵門遂具盛禮及回復夢曰徐子此回受五百金枉七十人
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此矣徐氏乃不禮之丞訝問其故語以夢中所報
丞愧形於色回任改秩未及拜命卒於邸中年三十四聞者莫不惜之又梓潼
縣羅鞏者入上庠過祠下默禱於予予夢告之曰子已獲罪天曹宜亟還
鄉前程事無復問也鞏懇曰平生操履俱無過失願聞罪由予曰子無他
惟父母久不葬爾鞏曰家有兄弟何獨歸罪於鞏乎予曰以子習禮
義為儒者故任其咎其餘碌碌不足責也鞏既寤悔恨治裝還鄉
同舍驚問鞏以夢告未及家而卒焉

第九十二拔苦化

漠漠幽都未有涯
今來古往幾遺骸
皇穹有命司藏瘞
神化無方廣葬埋
玉厯紀功頒玉冊
瑤華錫命步瑤階
逍遙金闕宏慈憫
一視同人無等差

古文曰枯骨不知年數尚感文王之葬童子結伍以衛魯國猶存孔子之謨
今天下多遺骸暴露甚至有父母而不知葬畧無惻隱之心況於他人乎
予遊神察訪深為惕然適奉玉勅俾司馬予力為開誘凡暴露而得
埋葬者甚衆功聞於上時上天開化十九年下世大宋中元甲子紹熙

六年正月初日三清至尊在玉清聖境九霄梵炁之上大會九天十極考校功過無上至尊

金闕昊天玉皇上帝總領三界羣真諸天列曜地水衆聖上朝三清爾時元始天尊登命金闕侍中九天司馬儲福定命真君開碧玉寶笈流霞丹匣出萬天素威功過玉歷考校諸天諸地水界陽曹昇真得道以來功過大小以予自龍漢初劫化九光之始育元黃之秀神一挺生已三千餘化迄於周武王之乙巳歲乃符大德降生於清河氏九十餘世之盡孝盡忠百千萬化之積功累行當次天帝之位於是諸天行舉五界推尊頒降玉歷下示金闕乃命玉宸左侍瑤華

內院翰林瓊章學士諸天真君撰製玉冊以是月十五日進封帝號曰無上大羅天開化九年正月十五日金闕玉宸瑤華內院三天門下都省一炁分形化生四靈元元天道無形無名始青肇判挺生聖真乾坤并德日月并明天上天下莫不孝欽惟

昊天金闕太師糾察三界三教既福事九天都督大使判桂祿嗣籍上仙元皇真人張某元黃孕質炳靈張翼之精梵炁通靈妙証虛皇之果植立古今之名教彌綸天地之璇綱金十華十德之太元朗八景八真之妙善分身應化不外乎忠孝之兩端救劫度人必本乎慈仁之一念九十生之功成行滿三千劫之道備德高坤維宏福惠之思軋造賴贊襄之力善盈玉歷名渙瑤穹當位帝真式隆寵號謹遣金

闕侍中玉宸左侍清元學士無上上德真君甯洪齋捧金書玉冊特上尊號
進拜南極長生真王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開化主宰波羅尼密不驕樂育天帝
救劫大慈悲更生永命天尊上極先天地道蘊元黃生一炁以化三才混合空洞
証十通而成萬行離相消塵扶教定元下制延康之浩劫保生行化俾超暉景
之太霞位峻九天職隆三界丕闡慈悲之行大恢生成之愿持檀熾香領蒼胡
寶功高莫議德盛難踰合示嘉尊幸毋謙遜仍異同符大道劫劫長存
普福生民巍巍其大龍章昭錫永秘元都謹言於是予以是日授徽號於
玉宸金闕七寶瓊臺之上

昊天至尊御殿典儀賜羽葆霓旌九龍玉輦九鳳瓊輿冠通天十二梳之冠服元袞日
月山龍華蟲之服元圭朱履所居之宮曰紫微垣文昌宮在赤明和陽虛明
堂曜天之間曰玉霄絳宮在波羅密不驕樂育天之上宮闕巍哉皆大暉
華炁明陽龍光赤城丹臺金墉玉樹靈風自鳴紫雲常覆予欽奉冊命
峻遷天真愈懷恐懼乃作慈憫而自誓曰下土衆生不知因果不識罪
福多迷正道多入邪宗展轉沉淪無由出離又值延康末劫魔鬼流行人
民受禍剝爛生根誠可哀念乃以孔孟伊周之學道德仁義之教綜以仙釋
之靈通顯以桂籍之功用設為四科立為九等表吉凶悔吝之機彰善惡

禍福之報或兆於夢或著於籤分身應化救劫保生嗣是之後文武醫卜士農工商凡一民一物之枯榮貴賤皆隸予之造化焉

第九十三福瀘化

煙橫瀘水碧漣漪殺業誰知會遇時山寺劊身徒憤憤岳林未報且遲遲倘存忠厚佛三昧不到伏連李萬兒張信復歸王吉手彼冤此報罔踰期

紹熙中瀘帥張孝芳者為卒伍張信等所謀而致叛信為同伍張昌殺之瀘遂平定此乃紹聖中姊歸二僧俗姓廖名惠覺居山院畜資甚厚據衆作斷瘟水陸繼而草寇李萬兒者率衆欲劫之初不知其僧設弇於四垣遂盡陷之惟李萬兒數人僧與其徒劊

而食之後李萬兒等圖報其冤岳靈曰汝報之未可此人有所為象
作福之緣未艾更一生可也惟汝尚有所殺王吉必報汝也自是僧
惠覺生清河家即芳也萬兒即張信也吉即張昌也其報昭然
予遂與英烈統理神衛瀘而平焉

第九十四昭明化

昔從太極肇羲皇神性隨機雲水鄉九十四回彰變化三千餘行
露微芒雙峯為建元初宅七曲周遊參宿方聊附飛鸞明此意
出書重訓藉揄揚

予以天命薦隆位登金闕逍遙紫虛遊神察訪而世變愈降偷薄鄙
詐之風在在皆然况劫難將興未易消弭乃厲鸞顯化少變汗風小
回大劫如昌之龍因普之萬松雅之百丈遂寧之蓬谿皆勅予分遣仙曹
為應化之壇故在蓬谿則解序玉經在萬松則書降寵號又巴陵

運騰里人楊思作文昌星席呂朱章感朱真具集予拉宗應遊神
降福因覽雙峯真神仙窟宅遂請於帝立昭明應化鸞臺以示
四民休證仍為予父元初大帝化建寓室而韓震巽亦樂施田焉飛
鸞開化於斯為盛凡有聞有見者莫不知也

第九十五亨屯化

五劫將終三邛興妖氛只恁慘參辰開禧方弭色羞否紹定重
基構難屯謾向吳山尋活計不堪錦水已胡塵天顏未允寬分奏
此際應知有大鈞

延康末劫蜀有三邛之屯開禧丁邛逆曦僭宸予不忍生靈荼毒
預稟天勅遣鼎然山神降生為安丙同崇應帝削平此亂故予垂
鸞示以安丙二字是以楊李諸人得以成事而禍不及民紹定辛邛
蜀變甚慘皆人心不古有以召之予屢請玉陛天怒震動不允奏

聞乃遣鳳凰土地生於余氏曰玠尹正西陲以甦蜀困時號小康皆予
救劫之功迨至乙卯世事日非奈數不可挽主宰無功雷杼不可以
復居矣遂有三潮之命悲夫

第九十六安南化

六丁五未數相仍井絡參虛總弗庭雷杼不靈踰一紀鰲山分
化恰周星瀘川復正車書舊巴峽重差忒稷馨天道惡盈應未
泰江南生聚苟安寧

予由周迄今炳靈劔嶺邇自三卯雷杼不靈星周一紀月厲千江雖無
地可居幸有天可依親奉

玉音暫宅鰲山而六丁五未之數難追蜀之諸郡俱有變遷是以巴蓬利
閭莫不比首予與崇應昭惠奏移輦正於瀘以全蜀本渝嘉以下

苟活生根皆予二神之力也

第九十七復古化

摩圍勝地從耳金蓮真宅寧親顯後天胸水規恢修禮典鵝灘助
順洗腥羶大開復古康民化誓作分身救劫仙一十七書堪範世飛
鸞演化示真詮

予三潮庇真之地數罹劫變再奉天勅移鸞於黔遂以雲龍山摩圍
之後洞為寧親之庇以駐神蹕分遣仙官隨地炳靈為國宣勞不一而
足趙定應以功業著夏貴以如意顯於開州之復鵝灘之捷皆予陰
相也又命曹光顏奕李白蘇軾黃庭堅諸仙假金蓮石菖傍品鑽

火鎔雪烹茶著經述儀開復古人化出一十七書以壽衣冠之脉以植
網常之教以昌文儒之命以衍上帝一十七光之休而永億萬世之真
傳焉